

白蛇的传奇，是被各种地方戏曲搬演到舞台上最多的民间故事。其中尤以京剧为最，据说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张君秋这些大师都演过《白蛇》的戏。

特别是1952年，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整理改编写成的《白蛇传》，剧本结构紧凑合理，文词优美通俗，引来了当时许多京剧名家如李慧芳、赵燕侠、杜近芳等先后排演了这出戏，随后刘秀荣、李维康及李炳淑接踵而至……后浪接前浪，一代代的京剧著名演员似乎都演过这出戏(包括演些片段)。

作者把“妖”当人来写，人妖间的悲欢离合，诠释了人间的真情;演员把“妖”当人来演，人妖间的喜怒哀乐，演绎得淋漓尽致。你说它是一出情爱戏，可它有着“水斗”“盗草”时惊心动魄的开打场面;你说它是一出武旦戏，“游湖”时缠绵悱恻的情愫，“合钵”时生死离别的辛酸，“断桥”时且怨又爱的纠结……每每让观众人浸淫其中，欲罢不能。

1990年春，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携女儿张维燕来沪演出，天天打炮戏就是全本《白蛇传》。一是因为年事已高，二是为了提携女儿，赵燕侠的《白蛇》与女儿共同完成。其中“盗草”“水斗”“断桥”三折由张维燕担纲。而赵燕侠先生在“合钵”中演唱的那段“徽调”唱腔“小乖乖”，给上海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她对我说，原本没有这段唱，1962年周恩来总理安排赵燕侠他们去日本演出，《白蛇》这出戏。赵燕侠专程登门拜访了田汉先生，并向田汉先生提出，是否为“合钵”这场戏再写点唱词。田汉先生答应了赵燕侠的请求，仅用了一个晚上为赵燕侠写出了新唱段“小乖乖”。著名琴师、京剧音乐家李慕良先生根据唱词特点，专门为赵燕侠“量身定制”，谱写了这段“徽调三眼”。当年身被称为“三绝”(田汉“词绝”、李慕良“腔绝”、赵燕侠“唱绝”)的“小乖乖”唱段，一经演出立即风靡全国，并流传至今。

京剧大家杜近芳先生的《白蛇》也是一绝。她不仅与小生大家叶盛兰先生善演此剧，还与老生大家李少春先生合演，让人大开眼界。

1990年，为了纪念“徽班进京200年”，我去北京邀请杜近芳先生来沪演出，本来也想考虑《白蛇》的片段，因为这也是杜近芳先生代表作。后来杜近芳先生选了“宇宙锋”“大登殿”几出戏，让我们与杜先生的“白蛇”失之交臂。2016年12月31日，杜近芳先生的传人窦晓璇与优秀青年演员杨少彭在沪演出了杜、李版的“断桥”，让我稍许弥补了当年未了的心愿。

窦晓璇演的白蛇，遵了杜近芳先生的路子，演出了白蛇的深情，真挚而感人。《断桥》中那段“青妹慢举龙泉宝剑”的唱段最为脍炙人口。10分钟的唱腔，从回忆中传递出对许仙的痛惜，在哀怨中透露出无尽的伤感，于责备中表达出深切的祈望，充满了深深而又绵绵的爱意。白素贞从冰冷的蟒蛇变成温热的女人，“白蛇是动物，在戏里却是一个充满人的情感的美女。”(杜近芳语)，通过窦晓璇在《断桥》一折中酣畅淋漓地演绎了出来。《白蛇》中的“祭塔”，是京剧青衣行当开蒙必学的一出。这出戏很难唱，难在演员没身段，舞台没调度，大段的“反二黄慢板”，演员都是坐在台上，几十句唱腔绵绵不绝一气呵成，青衣要是没有扎实的唱功，观众很容易离席，所以京剧界有“站死的《祭塔》、坐死的《祭塔》、跪死的《会审》”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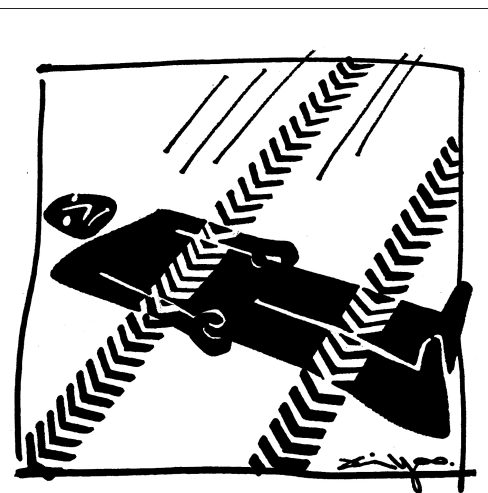
1985年10月，我去北京邀请张君秋先生来上海，参加《星期戏曲广播会》200期庆贺演出。张君秋先生对《祭塔》这出戏保留精华的唱词、唱腔，最后演出版只有25分钟，演员唱得带劲，很受观众欢迎。

年轻时，我喜欢种点花草，那时筒房陋屋外泥土随处可见，用破面盆、漏痰盆、裂砂锅，盛一些从周遭墙角挖来的泥土，撒一点鸡冠花、太阳花、凤仙花种子，也自得其乐，花儿朵朵。谁会想到掏钱买泥呢?

后来，流行盆栽五针松、君子兰、兰花，那些唾手可得的泥土就下岗了，要到花鸟市场花钱买点山泥和对路子的混合土。

到了“水泥森林”时，住房大大改观，花草草就上档次，用泥也讲究了不少，有小包装的，有散装的论斤的，有论蛇皮袋出售的。光泥的名称就让人开眼界：培养土、营养土、山泥、多肉专用土、椰土、蚯蚓土、赤玉土、酸性泥炭土。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同理，种好家中的盆栽和花坛里的花草草，



智慧快餐 郑辛遥 躺平不当，会遭碾平。

“我时常赋闲自己，觉得借助旅行可以丰富自我，让自己略有改观。我旅行一趟，回来的时候就不会依然故我。”

原来大作家毛姆也常常“生活在别处”，把旅行当成一种释放和解脱。1922年某日，48岁的毛姆逆伊洛瓦底江而上，坐船从仰光航向蒲甘，游历蒲甘后他到了曼德勒，又用了整整26天骑马深入缅甸东北部掸邦偏远的景栋，然后一路跋涉到泰国、柬埔寨、越南……

那年头毛姆怎么去蛮荒的景栋?骑马是一种说法，有文章说他骑的是驴，也有说他骑着骡子。骡子不正是马和驴杂交的后代?我们在车上无厘头地笑了一阵，才发现为这趟缅甸之行带上了艾玛·拉金的书《寻找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却忘了毛姆那本“穿越缅甸、掸邦、暹罗与印度支那的旅行记”《客厅里的绅士》。

不过乘船抵达蒲甘后，毛姆肯定是坐着牛车晃荡的。记得他在下着小雨的清晨来到蒲甘，仆人找来一辆牛车，结实的木轮车，盖了层椰棕席子替他遮雨。“圆屋位于岸边，很是近水，周围全是大树、罗望子、菩提树和野醋栗。一截木梯通往用作客厅的宽敞阳台，后面几间卧房，都带浴室。”

毛姆下榻的“圆屋”何在?没找到资料。不过我们住的老蒲甘甘德酒店，正是在毛姆到来的1922年所建。它因英国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八世，也就是后来那位“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温莎公爵20年代曾光临而闻名。古雅黑色木质两层别墅保存完好，内有“威尔士王子套房”可以租住。这片酷热土地上，“去殖民化”强力驱散着帝国余晖，百年后的江上夕照却依旧美得如毛姆所言：“一日将尽，仿佛磨练性格的某一情感暂被世事淹没，各种色彩悄然回转，林木再度一片葱郁。日落彼岸，西天一片红云倒映于静寂的伊洛瓦底江。波澜不兴。恍若止水。远处有孤舟渔夫劳作。”

翻盆换泥土，是养花人不二的选择。每年春天铁定都要翻盆，剪掉老根及烂根，尽量保持原来植株上的陪嫁土，再配上一定比例的培养土和营养土，换上较大的花盆，当年一定花红叶绿。

因市政建设，市中心的花鸟市场搬到边远地区，因培养土利薄，店家只购进自用，即便有一两家卖的，价格贵还打闷包，蛇皮袋里还换了不少菜地里的生土，只能咬咬牙吃进，因为买晚了连这泥都没有，这样就得买几蛇皮袋的土。买后运泥也是麻烦事，不会使用“滴滴打车”，招手车一见脏兮兮的装着泥的蛇皮袋，就忙不迭地加速跑路。最后，还是央求私人拉客的三轮残疾车。

去年疫情，花鸟市场关闭，眼看快到清明，再不翻盆有违花

园林是苏州一张名片，常陪友人去观光，临别总依依。问及多少座?明代私家园林多达二百七，今存近八十。苏式园林虽比不上圆明园等北方园林气派恢弘，却以精美玲珑、文化底蕴为其长，如沧浪亭与狮子林与乾隆，曲园与俞樾，网师园与张大千，再往前溯，虎丘山上有吴王阖闾的试剑石。苏州园林众多却各具面目：或楼阁傍水，或亭轩掩映，或假山叠翠，或回廊幽径，或别有洞天，或峰回路转，最怡情处，便是观古玩碑字，赏雅趣联拾趣。耦园的对联“卧石听涛，满衫松色;开门看雨，一片蕉声。”实在可与

沧浪亭上的楹联媲美，那上联是欧阳修的“清风明月本无价”，下联是苏舜钦的“近水远山皆有情”。品味诗意，不亦快哉!

记不得多少次，随意悠悠有包浆的小巷，在不经意间给我意外的惊喜。行不多远，就见一座有点来历的小石桥，过桥便是一座名人牌坊，粉墙黛瓦，飞檐翘角，古亭小院，吴门遗韵，那些上了年纪的木雕镂空花窗与沉重的铜环，浸透岁月沧桑，引人回味无穷。

那天逛苏州小巷，经过苏公弄(苏轼住)，到皮市街(皮日休住)，皮市街上有伍子胥弄(伍子胥住)、文吏相弄(文天祥住)，兜兜唐伯虎的桃花坞，再往东走，便是白居易的山塘街。叫辆黄包车去访一下韦应物的史家弄、范庄前街(范仲淹住)。原来的十泉街，因乾隆(自称十全老人)到过，现改为十全街。有名的巷，还有专诸巷，刺客专诸受命刺吴王僚，南官巷内有鹤山书院，已改为书院巷。走得乏了，休息一下，想一想当年吴趋坊看庙会的热闹，南浩街看灯的光华，仓街上张士

诚的宽厚，海红坊内住过趣味十足的金圣叹，便觉累乏俱消，顿生似水流年的况味。

苏州小巷，巷名亦风雅，以花为名，如百花巷、丁香巷、蔷薇巷、水仙弄，以动物为名，有凤凰巷、乌鹊桥巷、麒麟巷、金狮巷。观前街旁太监弄，因当时苏州丝绸甲天下，明代皇帝派太监去搜刮，太监在此一住，便成太监弄，太监好口福，太监弄渐成食府，得月楼、王四酒家、老正兴、新聚丰渐成规模。至于那条悬桥巷，本名县桥巷，因魏忠贤权倾天下，他住的地方，严禁闲人出入，沿河造了一座悬桥，故改此名。

去苏州小巷寻寻觅觅，访过苏州民国三老故居，周瘦鹃老原住王长河口三号，花影斑驳的“紫兰小筑”即在此，只是老人已归天，吾与其子、其女有幸一晤，还见到了老人外孙侍养的盆景。范烟桥老的故居在临顿路一条温家岸的小巷内，上有“邻雅旧宅”，还是当年题字，只是主人不在很久了。霍桑侦探的作者程小青老写了280万字，迷倒桑迷无数，他的“茧庐”现落在望星桥北堍，具体几号，记不清了。面对斑驳旧墙，隐见满目青苔，有点无语，有点惋惜，有点感慨。

假如有人对你说，一根扁担的长度是一寻，或他家的桌子有四柞宽，休要奇怪，他用的是我们祖先表示长度的方法。“寻”和“柞”这两个字在古代某些国家被正式确定为单位词(即量词)，一寻相当于成人两手左右平伸的长度;张开手掌，拇指尖与中指尖之间的距离叫一柞，约为二十厘米。人类用过的度量衡单位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跨一千步就是一英里，所以“哩”在当时罗马人的眼里就是“千步”的意思。要想量很微小的间距怎么办，古代阿拉伯人用骆驼毛作最小的长度单位。君可知，世上还有“鸡鸣”“茶盅”这样的长度单位;“鸡鸣”指人离开公鸡而能听到鸡叫的最大距离;而表示一个人在开始沏茶至茶水凉却到可进口的这段时间里以中等速度所走完的距离叫一个“茶盅”。1101年，英王亨利一世伸直了右臂，将其鼻尖至拇指的距离作为“国定”长度单位——码。罗马国王卡尔一世也曾为他的臣民统一了“呎”的大小——呎等于他脚的长度，所以英语“呎”和脚是同一个词foot。1820年，一艘英国帆船驶达新西兰，当地居民很想知道，这华美壮丽的巨船有多长，只见毛利人的国王沿着船身一个劲儿躺下又起来，起来又躺下，原来这儿的长度单位是以国王的身高为标准的。

我国古代的容积计量相当复杂，比如用于粮食的基本单位是升，其他量名有斗、斛、区、釜。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后改为五斗)，四斗为区，六斗四升为釜，似乎没有逻辑性。还有角斗石指的是饮器，具体容量每个朝代都很含糊。计量轻重时，古代善用两，比两更小的单位有铢(一两的四分之一)、铢(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比两大的单位有镒(等于六两)，铤(一铤等于一金)，重二十两;三十斤重的单位称钧。中国古代专门设立了表示弓的强度的单位:力和石，一个力相当于九斤十四两，十个力为一石。度量衡是计量长短、容积、轻重的标准之统称。国计民生离不开度量衡，但如果各国(或各朝)皆各自为政，会严重影响生活和贸易等经济活动，因此度量衡的统一势在必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和统一工作，其中包括统一度量衡。以后的汉代、三国时期、隋朝、唐代都在不断完善和继续统一度量衡体制，并试着与国际接轨。社会在发展，科学要进步，人类迫切希望有一种世界通用的度量衡制度。1790年，各国科学家聚集巴黎，召开了世界计量会议，讨论并确定，以北极到赤道的距离除以一千万，作为长度单位——米，今天统一改成:一米等于十亿。86在真空中所发射的橙色光波波长的1650763.73倍。国际单位制总共规定了七种基本单位，它们是长度单位米、质量单位千克、时间单位秒、电流单位安培、热力学温度单位开尔文、光强度单位坎德拉及物质的量单位摩尔，其他单位均可由此导出。从此，度量衡制度达到了空前的精确性和统一性。

毛姆曾记述在蒲甘住处遇到一个捷克人，“显然是个活跃的观光客”，半天时间可看七座佛塔，并且“分门别类，按其特征做了笔记”，他收集知识“就像捡起一根别针别到衣服的翻领上，或是揭开一条绳子放进抽屉而不是把它割断。你根本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有用。”如同一座知识库的捷克人眼里，“没有什么地方荒废得不值得热切端详;为了研究砖瓦构造，他像山羊爬上断垣残壁”。

庆幸我们和毛姆一样，是这个为知识而知识的捷克人的反面。不过既然来到了“万塔之城”，寺庙总还是要朝拜几座。抵达蒲甘才被告知，这里的所有佛塔都不再让游客攀登，有说出于古迹保护目的，有说是因有欧洲游客坠塔而亡，总之登塔远眺项目已不复存在。

我们和一群游客聚集在一座山坡上看了日出。破晓之前，只见远方聚集着巨大蘑菇般的热气球群，它们一个个升火跃起，飘向日出方向，映在橙光里的一抹抹黑点，活像天外来客的奇异飞行器。叫人哭笑不得的是，黄昏降临前我们又被迫司机载回同一个山坡下，一番纠缠后才明白，如今这也是唯一看日落的地点。

此行最美好的记忆是我们的老蒲甘坦德酒店，是江岸的落日，榕树下的露天餐厅。用巨伞来形容那几棵遮荫得无比美妙的小叶榕树是糟蹋了，我们猜测当初酒店选址于此，应该与这些榕树有关，它们简直就是这片胜地的灵魂。

离开蒲甘到了茵莱湖后，这时我已从网上下载了《客厅里的绅士》，晓得了毛姆去景栋时既骑了骡子也骑了马。而人性人心是毛姆永远的兴趣，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他旅途所遇各种人的故事，其中最有趣的，是在越南海防巧遇的早年同学格罗斯利。毛姆写他：“他有中国，只要他不再见到它，他就拥有它”。

有网友总结得不错：没有抵达的地方永远最美，也永远不会失去。

七夕会

期。我心急如焚地告诉远在悉尼的女儿。她淡定地说，“老爸你以前常常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我都记得，不过‘数字化时代’，不能墨守成规，也要听听阿拉的闲话，也要紧跟数字化前进的脚步。您把培养土和营养土的数量告诉我，我上网给您代购，留下手机号，快递会联系你的。”没想到在国外的女儿在数字化时代始终与我们心连心。

三大包近百斤的培养土和营养土如期而至，翻过盆的花格外艳丽，竹树格外翠绿。在女儿云上指导下，如今我初步跨过“数字鸿沟”，网上购买各种花泥肥料。那壮硕快递小哥，把几蛇皮袋的泥土送至十楼家门口，购土的费用，还比不上残疾车的运费。我心悦诚服地享受着当今数字技术给百姓带来的红利。

有趣而漫长的历程 陈钰鹏